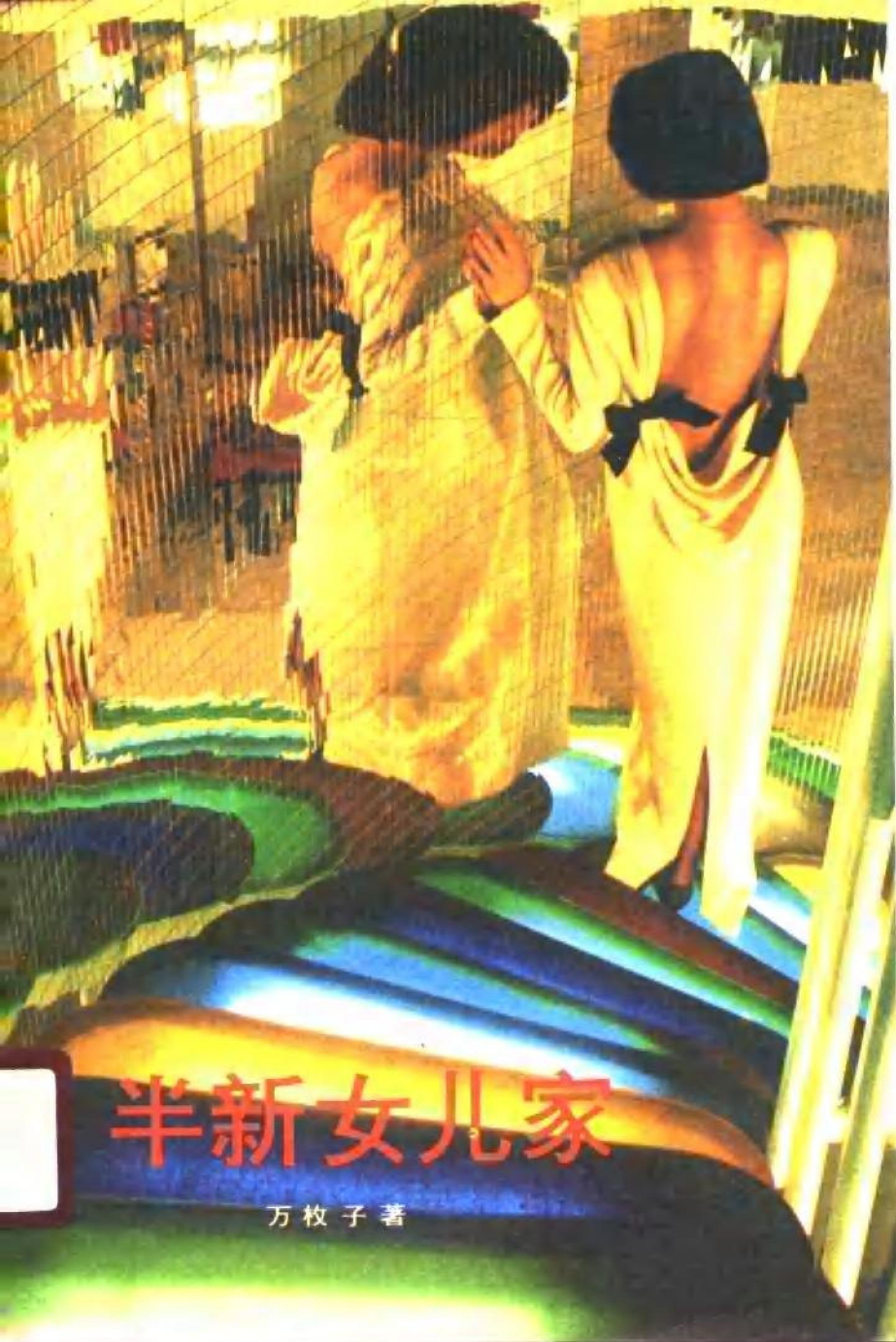




半新女儿家

万枚子 著

封面设计：阿 沁
封面摄影：阿 傅

半新女儿家

Banxin Nüerjia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08,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1 插页2

1990年9月北京第1版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20

ISBN 7-02-000983-2/I·938 定价3.80元

目 次

第一章 一吻多金，曲终人散后

百年永诀，烟罄瘾来时

- 一 兄龙妹凤 1
- 二 神秘的课室 7
- 三 女冠军 13
- 四 忍心哉阿父 20

第二章 谆谆不倦，师教藏春色

脉脉含情，郎才感素心

- 五 人力与脚踏齐飞 27
- 六 一封怪信 33
- 七 是中有深趣矣 39
- 八 愿化孤鸿绕独枝 46

第三章 玉立亭亭，刺生红月季

枝垂累累，酸透紫葡萄

- 九 这真想不到 53
- 十 都是些鲜艳的花果 60
- 十一 为了一件紫绒衣 66
- 十二 名誉寄到外国去了 73

第四章 忽笑忽啼，依不为荡妇

疑真疑假，我岂是偷儿

- 十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2
- 十四 呜哇呜哇呵呵哈哈89
- 十五 辗转成相识95
- 十六 谁是文明贼 103

第五章 妹夺姊欢，联翩奔海角

儿遵母教，抑郁走天津

- 十七 念念不忘的妹妹 111
- 十八 谁叫你不革命呢 117
- 十九 病中的日月 125
- 二十 不期而遇 131

第六章 旖旎舟中，甘言欺弱女

飘零海上，忍泪做蒙师

- 二十一 怦怦然勾动旧思 142
- 二十二 好一对美满的伴侣 150
- 二十三 过眼云烟 156
- 二十四 好不奇异的三个字 165

第七章 午夜悟机，开坛传性理

清晨斗口，买棹脱樊笼

- 二十五 粘着姑姑要妈妈 175
- 二十六 这是个名利双收的机会 182
- 二十七 夫权高于一切 191
- 二十八 几页伤心史 201

第八章	嫖也非良，兰闺权比翼	
	母乎何忍，草榻锁孤丁	
	二十九	打倒有外遇的男子 211
	三十	阴阳人 219
	三十一	她疯了 225
	三十二	这多么可怜的孩子 233
第九章	纵火焚身，愿从此日尽	
	捐金定讞，休叫他人知	
	三十三	张大姑娘 247
	三十四	烤杀鸭屁股 258
	三十五	离奇的口供 274
	三十六	有钱使得鬼推磨 281
第十章	孰为知己，热情和泪诉	
	何以慰卿，轻吻证神交	
	三十七	嘻嘻嘻耸肩苦笑 290
	三十八	挂羊头卖狗肉 309
	三十九	为谁修饰为谁容 319
	四十	最后的胜利者 336
	重版后记	 345

第一章 一吻多金，曲终人散后 百年永诀，烟罄瘾来时

一 兄龙妹凤

“啪啪啪”一阵掌声过后，台上左右分悬的红底蓝字绸帐幕渐渐合拢来。在这一霎间，还可以看见五光十色跳舞女郎们婀娜多姿的背影。台下蠕蠕的观众——尤其是男性的青年，依然余味未尽似地放送他们仰射的目光。直到“国立南城高等学校新年游艺会”几个斗大的字横排在眼前，才一个个安下心去，站在后面长凳上踮起脚，抬着头的，也慢慢恢复了常态。这长方形面积七十方丈的风雨操场，顿时充满了“哄哄嗡嗡，叽叽啾啾”——种种混杂的声音；小孩们也你喊我叫，四处活动起来。

“附中跳舞的几个女生，面庞儿长得多么俊。那穿绯红舞衣的两只水零零的眸子，真看得媚死人。老汪，比你的紫葡萄如何？”坐在第五排座位中间、绰号“俏宋江”的宋国强，向着左侧面目清瘦的少年，轻微地吐出半羡慕半调侃的语调。

“岂有此理！你这个色情狂！总是拿密斯褚和我开玩笑。我和她有什么关系？二天……”歪着头不断偷瞧右边靠墙坐着的紫衣女郎的老汪，刚要说出四川人常用的字眼，忽听得台上大喊：“诸位安静些，京调要开演了。”他转过目光一望，报告人已退入台后，幕帐大开，接着就是台左角“铿锵铿锵，东东隆隆”一阵锣鼓胡琴的合奏。他耳鼓里顿感着重大之袭击，心里刚想着旧戏就是这些讨厌，但见门帘启处，走出个戴红盔、披风帽、着蓝袍的须生。

“龙游芳草地，风绕牡丹池……孤大明天子正德在位……来在大同……夜宿梅龙镇上……”须生一段道白，只引起台下毫不经意的嬉笑；直等他唱过一段平板二簧，方博得一两次零续的掌声。老汪明白观众的意思，完全在饰李凤姐的杨玉君一人身上，不由地侧首向醉心玉君的“俏宋江”道声“你的知情人快来了。”同时扮了鬼脸，算是对他的报复。

诚然，与其说大多数人参加游艺会，勿宁谓专为来看大名鼎鼎的杨玉君。玉君在南高十几个女同学中，虽不算绝色的美人，但她精神之活泼，交游之普遍，谈吐之清雅，应对之周到，不独为女同学所不及，即多数男生也难望其项背。因此大家奉送她一个“玉玲珑”的绰号。

在新年游艺会筹备时期内，“玉玲珑”自然是重要筹备人员之一。她素以清唱著名，这次同学中有人提议请她粉墨登场，其他筹备人员也极力撺掇。始而她自然坚持不允，经了几番口舌之争，也就得了她的许可，但无论生旦净末丑

求之女同学中，实无一人能做配角。其时“俏宋江”曾大肆运动，希望和她一同扮演《汾河湾》或《武家坡》。可是京都各校开放女禁仅仅一年，而南高又素称顽固，若让男女同学合演旧剧，校长既通不过，还恐怕引起社会无谓的批评；而男生中就有许多不赞成的，他们是否怀着其他说不出的心肠，虽不可知，但表面的话都是冠冕堂皇、意正而词严。结果“俏宋江”碰了一鼻子灰，玉君也不得不另寻她的族兄配做须生。今夜能叫座的就是这出望穿秋水、兄妹合演的《游龙戏凤》。

“孤王将木马一声响，看看来的是何人？呀，阿阿是何人？”须生刚唱完这几句四平调，帘内一声娇滴滴的“来了”，台下马上暴雷般哄叫。绣帘掀动，李凤姐婷婷地走出，呀！那粉红的衣裤，翠绿的飘巾，珠饰的札帽，绣花的围襟，衬着一副宜喜宜嗔的面孔，射在观众的眼帘的，只是个体态轻盈、千娇百媚的绝妙花衫。于是“劈啪啪”的掌音响过两分钟。

“自幼儿生长在梅龙镇，兄妹卖酒度光阴。……”李凤姐唱起来了。啊！那婉转的歌喉，清晰的声调，台下又是一阵喝彩的紊乱。幸喜这出风流皇帝调戏酒家女的好戏，演来确能动人，台下除了捧场的表示外，还未听见其他嘈杂的声浪，大概大家都尽心致力于视听之运用，沉醉于李凤姐色笑中了。

“这里梅龙镇上，就是这等酒饭不成？”正德涎着脸问。

“有三等酒饭。”李凤姐娇声娇气地答。

“哪三等？”

“上中下三等：上等来往官员所用，中等供给买卖客商。”

“这下等的呢？”

“那下等的么？不讲也罢！讲出来只怕军爷着恼。”

“为军的不恼就是。”

“军爷不恼，那下等的，正是你们这吃粮当军之人所用。”正德皇帝和李凤姐这段问答，虽然有些寓意，却也稀松平常，更说不上风骚的表现。而在“俏宋江”和老汪听来，却各自发生特殊的感觉。宋国强是个大军阀的儿子，不免联想到现代军人声势威赫，实非昔代可比：以为站在红氍毹上的意中人，终必入其掌中，自己俨然就是大明天子一样。但老汪却恰恰相反，他想：往时的军人果然这样不值钱吗？若到现代的乡下恐怕所谓上等酒筵也者，还是不值丘八老爷们之一顾哩！想着不禁拍了一掌，哪知道这一掌却惹出了大祸。

第三排靠墙坐着的紫衣女郎，距老汪只隔七八人的地位，她虽然频频和同伴们细语，却时时以眼光监视着老汪，老汪的一举一动，好像必先得她的许可，才能生效的。老汪这一下可违抗圣旨了。他的掌声甫住，立刻就从眼镜里看见紫衣女郎满脸的怒气，而横与他一个鄙弃的眼光。老汪登时惊觉自己行动之失检，连忙低下头去，半晌也不敢抬起。这种细腻的情，自属他俩的内心情感之吸引。然而旁观者大有人在，坐在女郎左侧的玄衣女郎和素衣女郎，她

俩好像戴着X光镜一样，也是一目了然的。

这时台上的戏已演至半场，李凤姐于正德帝说完“穿红着绿跟大姐一样的人儿”后，那几句“呀啐！先前倒有，于今被官府禁了。慢说没有，就是有，这半夜三更，叫我们女孩儿家到哪里去寻，哪里去找？”欲道不道的答词，装羞作俏的媚态，把全场男子的神经都紧张起来。女郎们面上虽绷得紧紧的，那易被撩拨的心弦，也不禁为之一荡。

“玉君太过分了，虽然逢场作戏，究竟自己并非戏子，何必表演得如此认真？我真替她有些不好意思。”玄衣女郎向右微侧着身躯，悄悄地发表对于玉君的批评。

“是的，我和明泽姐一样的感想。况且配角又是她的族兄！怎好……”素衣女郎话未完脸先红了。

“嗯……”紫衣女郎未作正式的回答，实则她心内正想——这又算什么？颜明泽和袁兰蔚主观太深，思想幼稚，够不上批评别人。

“贞侯，你和玉君时常拌嘴，这件事你更有笑谈之资了。”颜明泽逼着右边的褚贞侯答话。褚贞侯不能再甘缄默了。

“你们太不彻底。要知道玉君是在表演她对戏剧的艺术。她能脱却本来面目，处处不离剧中人的身份，以致激动观众的情绪，正是她艺术天才之高超，怎说过分？他们若说剧情有些淫荡，这话我倒相当承认。可是剧本之好坏与演员之好坏，完全是两个问题，不能并为一谈。记得某笔记上载有一个暴躁的武将，在乡间看戏，台上演的是《曹操逼

宫》。那个饰曹操的角色，满脸奸诈，演得活脱活现，这武将怒从心头起，跳上去，抽出刀就想把那曹操杀掉。你们正是和那武将一样的心理。我虽和玉君有时意见不合，可是这点觉得她并没有错。大家既看不上眼，谁叫你们请她来演呢？至于男女合……”

褚贞侯的话还未说完，她座位前后忽起了“吁，吁”和“通，通”的声音。原来台上玉君的表演即将完结，剧情正在焦点的时际，贞侯滔滔不绝的音调稍为放高了些，以致惹起他人的嫌恶。平素即高傲的贞侯，本不甘受这种侮辱的，可是此刻也不愿扰乱会场的秩序，她们尚未完结的辩论遂告中止。

四分钟后，正德帝随着李凤姐“梓童”，“万岁”很亲热地互喊着走入后台，场面照例吹一声“呜呜哇”表示终剧。台下观众散去的骚动，又闹哄哄地乱成一片。这里面当然夹着许多对于玉君的评判：

“女学生唱花旦……真是空前绝后……啊，咳……而且男女合演……逾闲荡检……唉！”一个花白胡子连咳带唉地说着。

“这算什么希奇？听说那个艺术学校演新剧，还抱着亲嘴呢！”大概是胡子的同伴，居然作进一步的议论。

“好，好，真好。做工细致，嗓音圆润，假若下海，准可打倒琴雪芳。”另一位少年之赞美。

“我看也不见得，扮像过于臃肿，嘴也太大。若仅以貌论，较之敝校女后魏衡英，那就未免有天渊之别了。”少年的

朋友想是京城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女后魏衡英是京大之花，早已声震九城，学界中人更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时间已在夜深两点了，这南高风雨操场中，温热的空气才渐渐冷下来。

二 神秘的课室

在“五四”运动以前，南高学生多半是安分守己的。八大胡同头等班子里，若发现南高学生的足迹，肄业京大的风流子弟必诧为奇闻，而走相告曰：“老太爷也来逛窑子了。”“老太爷”这个代名词，的确有些意思，这并不是故意挖苦南高，也不是南高办得特别好，更不是学生性质特别的纯良；实因南高搜罗的学生，多半是穷家的老大子弟；而南高的性质也是“学做人师”。膳宿、书籍等费，既由学校供给，一切校规课程也就十分严厉。试想穷乡僻壤的寒酸，本无余资就学；一旦应省试，捷南宫，千里迢迢跑到京师来，不但有书可读，并且四年的饭碗问题都解决了。他们还敢知足吗？即令有些浮荡的，而他既为校规所慑，恐遭革除之不幸；囊中又不充足，更从哪里去找这一笔浮荡的费用？所以大概说来，南高学生确有异人之点：第一，刻苦自励，勤读不懈；第二，衣衫破旧，边幅不修；第三，须发猬集，容貌不扬，因此才博得“老太爷”的尊称。这和京大之称“大少爷”，明光专门之称“小孙子”，名为京师各校的祖宗三代。

然而“五四”运动以后可就不同了，老太爷渐渐有些不甘于老的表示。自从各校开禁，南高前后考入了十几个女生，老太爷们更是一面心旌儿摇动，一面也自惭形秽。那女生中如褚贞侯、杨玉君等都是口角伶俐，精神活泼。她们姐妹行间谈笑风生，看着男同学有的衣冠不齐，形状委琐，就私相讥诮，叫着“三层楼”。原来罩衫比马褂长，棉袄又比罩衫长，谁说不是三层呢？“三层楼”叫响之后，老太爷们更觉如芒在背，局促不安，于是大家力自修饰，渐渐也衣冠整洁起来。学校当局并于进二门处悬一穿衣镜，使出入者得以一步三顾影，借示学校提倡修容之至意。

从此更有许多崇拜女性的男生，时常到女生宿舍会客室里，找玉君谈话，而国强的足迹，更比别人来得殷勤。在玉君目中，国强虽不失为翩翩美少年，且为当代阔阔的哲嗣，南高著名有钱的阔学生；但只愿和他交朋友，心里并不爱他。至于国强，老早醉心欧美的文化，中学毕业后就喊着出洋，他到南高实是他父亲的主张，以为南高校风严厉，可以管束这个聪明过人的儿子。的确，在前两年的国强，很能努力学业，最近却专想结交女同学，尝尝恋爱的滋味。他不愧为军人之子，性格极其倔强，越做不到的，越要以身尝试。其初对于玉君自谓“以我之才之貌，和将来的地位势力，还不足动其心吗？”颇觉顾盼自雄。哪料玉君无论对哪个同学，都是一样应酬，不见得特别重视他，这才感觉着有些棘手。然他终脱不掉公子哥儿的脾气，依然想以金钱的力量打动玉君。有一个月内，他几乎天天出去购买送给玉君的

礼物。穷奢极侈的装饰品，不知花了他多少冤枉钱。玉君一样也不肯收。但凡关于研究英文的重要书籍，以及精致的文具信笺，国强都一一买来送她，她倒不好完全拒绝。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枝价值美金一百五十元的自来水笔，算作一九二五年贺新年的纪念。这枝漂亮的笔送到玉君手内，正在游艺会筹备会第一次会的前一天：他俩会晤的地点，仍在女生寄宿舍会客室里。

“密斯杨，快过新年了。我这宗微薄的礼物，略表心迹。望你千万赏收。”国强甫一看见玉君，就把这装璜美丽的小长盒送上。

“你太客气了，何必破费呢？”玉君以为不过十几元一枝的派克笔，也就随便接过，哪知打开一看，金色煌煌，使她有些惊异了：“这我可不敢收，盛情心领吧！”说着又把小长盒关好，仍然递回去。

“不，不，这是洋金。”国强连忙把手缩在裤袋里，头也不住地摇动。“虽然在美国定制的，不过比普通稍为贵一点。而且已经刻上大名了，你不要我送谁？”

玉君看国强情急的样子，觉得十分好笑，心想：这位公子哥把整个的心都用在自己身上，倒也是个情种。自己虽不能嫁他，可是近来不知为何，似乎很愿意和他亲近。这枝笔到底受不受呢？

她不知不觉地露出犹疑的神气，那小长方盒也就顺手放在他俩侧身倚靠着桌上。

“密斯杨，无论如何，请你留下做个纪念，否则就是看我

不起，不配做你的朋友。”国强略略窥出玉君的心理，更进而用激将之计。

“哪里话？”玉君口风软下来，“密斯特宋瞧不起我吧？”

“那么密斯杨一定要赏脸了。”

“这……却怎好……太客气了……叫我怎样答谢呢？”素日口齿伶俐的玉君，居然有些吞吞吐吐的不好意思。

“这算什么？密斯杨送我的背心。”国强低头看了看，用右手拉出被西服领口遮着的绒线背心的一角，“才算无价之宝呢！请收了吧，我们坐下来谈别的。新年的游艺会，密斯杨彩排哪一出？”

“我哪能上台？密斯特宋还不知道？同学们简直开玩笑，如再有人提议，请你帮忙说说话，免得丢丑。”

“我就是提议人之一。”国强现出笑容，“密斯杨已无推脱的余地，我做个配角行不行？”

“不敢当，明天正式筹备会，我非严重抗议不可。”

他俩对此问题，继续争辩了片刻，虽然玉君未曾直捷了当地答应，但国强知道她内心实已许可，口头却故意为难，正是女孩儿们狡猾之处，不便说破她。自己最大的目的是在送笔，笔既经她默认地收下，自己便心满意足了，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辞出。可是第二天筹备会，议决敦请玉君表演，并不承认他做配角：玉君对于这层也未提起，这又使他万分不痛快。到了游艺会举行那天，只坐在台下看热闹，连招待股主任的职务也放弃了。直到《游龙戏凤》终场，他才跑到后台去看玉君卸装。

二十分钟后，台上台后的执事人也陆续散去。国强陪着玉君走出了风雨操场，一边走一边把玉君恭维得无微不至，说她简直是天才的艺术家。从风雨操场到女生宿舍，本应走尽很长的大操场，再左折出二门向右。但此刻已届夜深，朔风寒气一阵阵地扑面袭来，玉君虽披着大衣，仍有些瑟瑟地发抖。国强便提议穿过大操场左侧南大楼的南门，出北门再右折直前，免得走大操场。玉君也无可无不可，不过只要国强送过南大楼为止，就转回操场西角的南舍去。南大楼差不多是个四方形，南北的长度比东西稍短一点。他们并肩走进南门的甬道，只有当头北门下一盏电灯远远地亮着，三面都是黑漆漆的，暴露出午夜的凄清。刚刚走到楼梯旁，国强忽然心中一动，他把玉君叫住，颤巍巍地道：

“我有句话，……乘此机会……非讲……不可了。……我到底能不能爱你？”

“密斯特……宋，你不要见怪……我已有了……Fiance（未婚夫）”玉君猛吃一惊，战战兢兢地低着头勉强答了一句。

“那……我非死不可了！”国强好像兜头一盆冷水，有些语无伦次起来。“我……自从见了你，就爱你，朝思暮想……想尽了心思，博你的欢心，你难道丝毫不动于衷吗？”说毕就靠近玉君，大有强迫之势。

“密斯特宋，请尊重些！”玉君旁退了两步，但她已觉国强的左手加在她的右肩上。“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只感激你，却不能爱你。”

“好朋友算什么？你和谁不是好朋友？你真狠心，拿你们新女子耍男人像耍猴一样的手段来对待我这个傻瓜，是不是？你有了 Fiance 如何不早说？安知不是故意地搪塞我？爱就爱，不爱就拉倒，谁管你什么 Fiance？”国强简直发起大爷的脾气，声势虎虎的。

“……”玉君无语，心里七上八下，不知要怎样应付。

“玉君，你不爱我也算了，我们从此绝交。但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一点亲热的表示。”

在一线昏黑的灯光里，玉君瞥眼看见两行精圆的泪从国强眼中簌簌落下来，自己顿感着一阵心酸。她仍一言不发，终于被国强拥抱着，顺手推开西首教室的门走进去，他俩就在那教室的门后甜蜜地吻着。

“嗒”的一声，教室的电灯忽然全亮了，吓得他俩打了个冷噤，连忙离开，心内扑扑地乱跳。刚一定神，面前已多了一个专任南大楼打扫与看守之责的王贵。王贵就睡在楼梯下以楼梯当顶棚的小屋内，这件事国强是应当知道的，但他在热烈的情绪中，当然想不到。在平常南大楼的南北门都要上锁，今天因为游艺会的关系特别例外。王贵向不爱凑热闹，老早就睡下了。这时他一梦醒来，国强和玉君自始至终的神秘，他听得清清楚楚。心想“俏宋江”是有名的财神，这倒是天假之缘，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他连忙爬起，轻轻悄悄地走到西教室内，摸着电灯的开关，吓了他俩一大跳。

“啊！宋先生和杨先生才演完戏？还没有各自安歇吗？”王贵素有“王老实”之称，此刻却露出满脸的奸猾。